

論鄭觀應的邊防思想

曹娜*

摘要 十九世紀中後期，西方列強對中國邊疆的威脅持續加重。其時，俄國垂涎於東北地區，英、法兩國盤踞在西南，日本欲利用其海軍進攻台灣、朝鮮以及東南沿海。中國海陸邊防同時面臨威脅，就此展開了“海防”和“塞防”之爭。面對複雜的邊疆形勢，鄭觀應從地理位置和防禦對象上，提出了東北到西南再到全域，防俄宜先，英、法次之，合縱連橫的防禦思想。儘管其邊防思想存在時代局限性，但是對晚清乃至民國的邊防事務有積極的影響，促使人們轉變傳統的守土觀念，為解決邊防的輕重緩急問題提供經驗，並推行了邊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理念。

關鍵詞 中國；清末；鄭觀應；邊防思想

引言

清朝末年，中國邊疆地區相繼處於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前沿，關於邊疆問題的解決議論頗多，各種不同的邊防思想層出不窮。鄭觀應獨具特色的邊防思想，是這一時期邊防思想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。他從清政府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不足的現實情況出發，提出先易後難、先急後緩的防禦策略，旨在全面撒網，重點突破，把邊防事務與外交策略相結合。他的邊防思想雖然存在時代的局限性，但對清季民初的防禦策略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，有部分思想甚至影響至今，在中國邊防思想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。目前，學界針對鄭觀應邊防思想的研究比較薄弱，仍舊停留在碎片化階段，通常將其邊防思想雜糅在軍事思想¹和國防思想²研究中，還未形成專門的體系。少數關於邊防思想的研究，³仍以具體的邊防措施和外交政策為重心，鮮有基於全域的角度系統考證鄭觀應的邊防思想。本文以晚清的邊疆情勢入手，系統考察鄭觀應邊防思想產生的背景和主要內容，闡明鄭觀應邊防思想的進步性以及特定時代條件下

存在的問題，從突破傳統邊防思想的束縛、邊防事務與經濟貿易相結合等方面，進一步探究鄭觀應思想的現實意義。

一、鄭觀應邊防思想產生的背景

西方國家隨着資本主義萌芽，海外擴張的力度也與日俱增。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通過資產階級革命，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。經過工業革命，資本主義經濟空前發展。十九世紀中後期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迫切希望擴張海外勢力，逐步蠶食中國邊疆地區，妄圖瓜分中國領土，以擴大其在遠東的海外殖民地。鄭觀應指出：

邇來歐洲數十國立約通商，此來彼往，動多事變。於此而欲求控馭之方，盡懷柔之道，夫亦未易言矣。蓋歐洲各國外托輯和，內存覬覦，互相聯絡，恃其富強。⁴

其時，清政府雖竭力抵抗列強侵略，但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水平高，實力雄厚，中國依舊處於劣勢。加之，“中國屏藩盡撤，俄瞰於北，英睽於西，法隣於南，日眈於東，

* 曹娜，講師。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。

且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、日先後向中國皆索有租界，為侵佔之先機”，⁵ 西方各國的侵略接踵而至，致使清朝的國防危機空前加重。

鴉片戰爭的爆發，標誌着中國歷史發展的急劇轉折。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，中國的門戶被迫打開，邊患接連不斷。在重重危機之下，中國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，清政府發動洋務運動，鼓勵通過發展近代工業，振興國力，提倡從國外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，彌補中國與侵略者之間的武力差距，以此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。其時，鄭觀應適時認識到中國必須“自強”，打造出一支具有近代化戰鬥力的軍隊，才能與侵略者抗衡。

鄭觀應的邊防思想，產生於中國危難之際，其初衷是打造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抵禦外侮。面對中國邊防四面受敵的嚴峻形勢，鄭觀應指出：

若中國返其積弱，將中立以伺西人之短長；倘中國不能自強，將效尤而分西人之利藪。眈眈虎視，不可不防。⁶

他認為，西方國家對中國邊疆地區早已垂涎三尺，如若中國不能自強，就會成為被強者奴役的對象。在此情形下，列強不會放棄其侵略政策，中國邊防空虛則會面臨亡國的危險。

中國自古以來重視陸上軍力，而早期西方列強的入侵卻多來自海上，這使得當時的清政府對海防的重視程度極高。然而，隨着列強在周邊地區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大，與中國接壤的印度、朝鮮、越南等地陸續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盤踞之地，形成“強鄰威逼，外患加深”之勢，導致中國陸地邊境的防禦也變得緊張起來。在此背景下，邊防與海防孰輕孰重，引發了十九世紀中後期朝野長達十餘年的爭論。

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後，大部分的愛國仁人志士都認識到來自海上的軍事威脅，鄭觀應亦是如此。自林則徐、魏源再到李鴻章，



圖1. 鄭觀應70歲小影（圖片來源：Public domain, via Wikimedia Commons 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Zheng_Guanying2.jpg>。）

皆認為打造出一支強大的海軍十分必要。李鴻章甚至認為中國若想自強，必須學習外國製造堅船利炮。鄭觀應一開始也受到魏源及李鴻章海防思想的影響，認為敵人主要來自海上，因此中國應該像西方一樣，運用先進的武器消滅海上侵略者。隨着西方列強的侵略不斷逼近，中國面臨的軍事威脅也慢慢從海上延伸至陸上。此時，鄭觀應意識到北方來自俄國的巨大威脅，也察覺到西南方英、法正在蠶食中國的鄰國，他逐漸認識到邊防的重要性。甲午海戰的慘敗，證明單純地從西方購買戰艦並不可能打造一支真正強大的海軍。自此，鄭觀應便加入了左宗棠的邊防派，認為邊境戰士尚可和敵人一戰，而水師則難以禦敵。

鄭觀應思想

鄭觀應雖然出身買辦行業，與徐潤、唐廷樞、席正甫並稱晚清四大買辦，但是他親眼目睹外國人在中國招收廉價勞動力，人們承受的苦難與屈辱讓他寢食難安，而晚清時期的國際環境也激發了鄭觀應的愛國熱情。1861年，洋務運動剛剛拉開帷幕，鄭觀應便在江西和福建開辦私營攬載行，開啟獨立經商之路；此外，他又潛心研學，“究心政治、實業之學”，提出要從政治、實業兩方面探索救國之道。

在中國面對內憂外患之時，鄭觀應始終致力於商業和實業建設，他呼籲：

所冀當道諸公勵精圖治，凡有利於軍務國政者，一洗因循觀望之習，而立長駕遠馭之方，毋使環而相伺者之得狡然以逞也。然而留心防禦，尤須全域統籌。惟能洞燭於幾先，庶不待彌縫於事後耳。⁷

鄭觀應認為發展軍備力量，必須以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為前提。因此，鄭觀應一直致力於實業與商業建設而從未間斷，並提出：

原夫經世之道，保民莫先於富國，保富莫要於強兵。而兵不自強，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；器非易利，有治法尤貴有治人。⁸

鄭觀應認為，強兵除了要有富足的經濟基礎，還需要先進的武器裝備。因此，引進西方先進的武器設備和製造技術，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，既可以發展經濟，解決資金問題，又可以解決武器裝備的來源問題。

基於中國當時的形勢與實際問題，鄭觀應以禦辱自強為目的，稱：“當今之世，與古昔情形不同。防外侮更重於防內患。”⁹他繼而提出建立近代化軍隊改革的方案，系統地撰寫了大量有關邊境防禦的文章，從富國強兵的角度，集中分析了塞防與海防孰輕孰重、疆界面臨的威脅，以及具體的抵禦措施等邊防問題，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鄭觀應邊防思想。

二、鄭觀應邊防思想的主要內容

（一）東北首當其衝，防俄宜先

近代中國面對的外部軍事威脅，主要可分為陸路和海上兩個區域。儘管鄭觀應早期較重視海軍建設，但是隨着中方在甲午戰爭戰敗，其邊防思想也發生了改變，轉向認為防務要以邊防為主，甚至尤為緊迫。同時，鄭觀應認為近代中國國力有限，陸上防禦無法做到全面兼顧，因此防務應有輕重緩急之分。其中的重中之重，是與俄國接壤的黑龍江、蒙古、新疆等北部邊境，然後才是與英法殖民地接壤的西南地區。他指出：

蓋俄人包藏禍心，匪伊朝夕，為我邊患亦已數見不鮮。咸豐八年，乘中國方有兵事，據我烏蘇里江東之地五千里，誑佔我沿邊卡倫以外之地萬餘里。薄人之危，幸人之禍，其處心積慮可想而知。¹⁰

俄國與中國東北、華北、西北多地接壤，沙俄統治者野心勃勃，千方百計剝奪中國的土地。1891年3月，俄國開始在西伯利亞修築鐵路，自烏拉爾山東部橫貫至海參崴。對此，鄭觀應認為：

是以各國鐵路大多造於繁庶之地。今俄人不惜巨款造於不毛之地，非有狡謀更何為乎？故曰防俄宜先也。¹¹

可見，其時的鄭觀應視俄國為中國最大的假想敵。¹²加之，俄國駐華公使伊格納切夫（Nikolay Ignatyev）曾經狂言：

中國和俄國交界長達七千俄里，俄國比任何一個別的海軍強國，都更容易隨便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，對中國給予強有力的痛擊。¹³

沙俄時期，俄國的地緣戰略致力於尋找出海口，包括向西進攻奧斯曼土耳其帝國，以爭奪黑海

出海口，而向東則一直覬覦中國東北港口。因此，鄭觀應認為中國必須做好抵禦俄國的準備，且對俄防務應以東北為重、西北為輔。因為昔日俄國的富庶之地集中在西部，主要兵力和軍備也都在西部，若與中國有嫌隙，新疆必然受擾。然而，西伯利亞鐵路修成以後，俄國可以將兵力快速投送到東部，其用兵中國東北的便利程度是西北的數倍；加之，俄國最看重出海口，從戰略力量對比來看，中國東北兵力雄厚，而俄國東部是不毛之地，因此中國在東北地區的戰略優勢非常明顯。鄭觀應遂提出：“中國及今籌備防務，當先於東北之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一帶，俟有餘力，再兼顧新疆。”¹⁴

（二）西南銜尾相隨，英法次之

鄭觀應認為東北邊防是重中之重，而西南地區也同樣處於英、法包圍之下。他曾明確指出：“邊防之道雖以防俄為急，而英、法亦不可不防。”¹⁵ 越南、緬甸、印度自古以來與中國睦鄰友好，當他們陸續淪為英、法的殖民地後，中國西南防務便日益緊張。鄭觀應在南洋偵測敵情時，曾遊歷了暹羅的都城、越南的西貢和金邊，以及英屬新加坡和檳榔嶼等地，航程達萬餘里。他曾在〈南游日記自序〉中寫道：

法人自咸豐九年奪取西貢，設大帥鎮撫其區，經之營之，二十年來無少間日，陽與鄰邦和好，陰懷兼併之心。¹⁶

中國西南地區物產豐富，尤其雲南的礦產資源處於全國領先地位，英、法覬覦已久。隨着道光年間（1821至1850年），英、法逐漸侵佔暹羅、越南、緬甸等地，中國西南地區便失去了以往的邊防屏障。與此同時，英、法又派人到越南、緬甸與中國雲南、貴州的邊界地區進行測繪，藉此獲得精確詳細的數據資料，可見英、法對於中國西南邊陲處心積慮，垂涎已久。對此，鄭觀應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，向廣東的大帥秘密稟報：預料不出十年，英、法在東南亞的鐵路定會修入雲南境內；而內陸通往滇、桂的交通不便，且西南邊陲兵力空虛，倘若敵

軍屯兵於東南亞地區，對西南邊境發起進攻，中國應對起來會很艱難。因此，他認為必須重視西南邊境的安全，以防英、法侵擾，做好穩固雲南的準備。

此外，中國西藏地區礦產資源豐富，毗鄰俄國，其戰略地位也讓英國日夜窺覦。當時的英屬印度殖民地與西藏接壤，儘管崇山峻嶺是西部的一道天然屏障，但英國曾多次進攻西藏，強佔西藏領土。若西藏被英軍控制，則英方可藉修築鐵路進逼四川，而後威脅中原。因此，鄭觀應認為西藏的邊防地位十分重要，必須時刻提防，居安思危，加強邊界防禦。

（三）南北東西共博弈，合縱連橫

中國的領土幅員遼闊，自然資源豐饒，晚清時期列強覬覦中國，皆想從中瓜分利益，對中國而言後患無窮。目睹西方列強數十年來對中國的侵略，鄭觀應認為中國必須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上全力爭取，絕不退讓，這樣才能改變列強肆意侵吞的惡習。這就需要通過靈活的外交手段使列強之間相互牽制，藉此緩解中國邊防上的壓力。

甲午戰爭爆發前，鄭觀應認為鄰近的俄國與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最大。朝鮮與中國東北毗鄰，實為東北的屏障。因此，“朝鮮固則東三省亦固。是我保朝鮮仍不啻自保邊疆也”。¹⁷ 當時，俄國和日本都想搶奪朝鮮，前者計劃控制整個遠東地區的出海口，後者則預謀以朝鮮為跳板實施其大陸政策。鄭觀應向盛宣懷反映：

倭寇與西夷之患不同。蓋西夷志在開埠通商，尚未敢公然據地，惟倭與俄皆與中國毗連，貪得無厭，江南富庶，未必不久在涎垂。¹⁸

他認為不能輕視日本的威脅，對中國最有利的策略是讓俄、日相互爭鬥，中國從中調解，並聯合美、法、德、英等國，特別是英國。鄭觀應認為：

鄭觀應思想

為今之計，獨力當俄、日之狡謀。不如合力以制俄、日之鋒銳，此連橫之策不可不講也。¹⁹

與此同時，鄭觀應認為英國與中國存在共同利益，因英國有大量輪船停泊在中國境內，且在華投資巨大，故英國應樂見中國自強發展，不會貪圖小利勾結日本和俄國而釀成大害。

然而，甲午戰爭爆發後，英國的戰船被日本海軍擊沉，直接損害到英國的利益，英方卻沒有作出任何回應，說明英國不想因為中國與日本交惡；相反，向來在北方給予中國巨大邊防壓力的俄國卻主動聯合德國、法國譴責日本。對於中國的戰敗，英、美都持忽略態度，只有俄國主動親近中國，這使得鄭觀應轉而提倡親近俄國，強調兼顧與英、日、俄以及其他列強的關係。

彼時的鄭觀應認為，中國應處理好與英國、俄國的關係，利用兩國的援助，迅速變法自強，只有強大自身才能在列強之間遊刃有餘。這反映出鄭觀應的“親俄”並不是要完全地親近俄國，而是保持防俄的戰略，既要與其友好通商，又要在關鍵的邊防區域做好查防，知己知彼，同時提倡：

聯俄以制英，勿為英人所侮，釋嫌以交日，勿使日人多疑，如德之與澳、意連衡，庶外人不致覬覦。²⁰

三、對鄭觀應邊防思想的評價

（一）其邊防思想的進步性

鄭觀應的邊防思想產生於中國受盡凌辱的時代，與同時期邊防思想家相比，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。1904年，英國侵略拉薩，西藏邊防事務告急，規劃川藏防務的姚錫光提出：

西藏東俯川、滇，北依青海、回疆，於我國大陸全土地居首部，有高屋建瓴之

勢，其得失之故，非特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已也。²¹

他認為西藏的地理位置至關重要，必須加強防守，抓緊練兵，了解出藏通道，更有效地利用西藏的礦產資源，改革落後的農奴制度。與姚錫光相比，鄭觀應的邊防思想還具有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性質，且更具全局性，他曾嚴肅指出：“無論何國干我內政，損我主權，割我土地，不可輕許。”²²對此應給予積極的評價。²³

晚清以來，中國反侵略戰爭接連失敗，鄭觀應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國力不足，若不自強，則難以自保。甲午戰爭的慘敗，促使鄭觀應進一步提出變法自強之道，明確表示：

立國之道在乎審機應變，上下一心，得人行政，以圖自強。若不自強，即善結邦交為虛勢以阻其外，而內力消阻，恐阻我者反而噬我矣。²⁴

他深知邊防是否穩固，其根本取決於中國的自強和雄厚的綜合國力，而對於邊防問題以及與列強建立外交，同樣需要自身實力的強大。

不僅在變法自強上，鄭觀應的思想具有進步性，在具體的邊防事務上，也反映出其邊防思想的前瞻性。中國傳統的禦敵戰略是消極防禦，諸如通過修築長城、設置邊塞，或與周邊國家確立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，以維持邊防的穩定。同時代的思想家在邊防治理上，多選擇用武力抵抗，楊觀東認為：

亟宜十年生聚，十年訓練。首與決一死戰者，其在法蘭西乎！次者，日本；次者，俄羅斯。而與法戰場即在滇桂。奚以言其然也。²⁵

張佩綸從保護越南和琉球出發，提出“保藩固圉”：

法誠窺越，滇軍循洮江右岸以攻其

背，粵軍長驅越富良以取河內諸省，越君劫於法威，越民困於法賦，中國有德於越，兵以義動，爭致簞壺。可斷而有也。夫我不取越，越終折而入於法，不如暫取而還封之，戍越裳即以固吾圉。²⁶

張佩綸從傳統的宗藩關係強調了清朝對越南、琉球的保護職責。鄭觀應則指出：“所貴權宜應變，酌中用和，立一公允通行之法，庶中外遵守，永遠相安。”²⁷他認識到不能再以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係對待防務，而應該依照國際公法來處理。

此外，鄭觀應的邊防思想還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巨大作用，提倡軍民結合。他認為“誠以民為邦本，國家大事必順民心也”，²⁸又提出：

況以民養兵，而兵可不潰；以兵衛民，而民可無憂。兵民相依，人自為戰，而邊防安有不固者哉！²⁹

這種軍民結合鼓勵一部分民眾移居邊疆，成為邊防部隊的強大後勤保障，必要的時候轉化為民兵直接保衛邊疆。

再者，他認為應該將軍隊變為一個大“學校”，除了基本的行軍、打仗、練兵之外，還需在軍隊中學習生產、生活的技能，從軍的同時也需要耕種或從事其他勞動。既減輕了財政負擔，又使軍隊內自給自足，這些充分體現出鄭觀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，其思想初步具備了現代軍隊的雛形。

（二）其邊防思想的時代局限性

在邊防與海防之爭這一問題上，鄭觀應的思想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早期由於列強的威脅未及陸路，他便認為海防比邊防重要，並未察覺到俄國覬覦東北出海口以及新疆的領土，也未預料到英、法正將魔爪伸向東南亞；且身為洋務派的鄭觀應沒有意識到，中國的工業基礎極大落後於西方，不具備獨立建造先進設備

的能力，唯一獲取的途徑是向洋人購買，而洋人只為獲利，並不會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。

及後，鄭觀應逐漸轉變為邊防派，認為應全力發展陸軍，無需顧及海軍。雖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，邊防事務是國防核心，但是積累造船經驗，加強水兵訓練，逐步提升海軍勢力也很必要，否則中國要追趕西方國家的海防力量更是不可能。因此，後期的鄭觀應對於海防事務持完全放棄的觀點，有過於絕對之嫌。

再者，鄭觀應的軍民結合思想認為中國應該像西方國家，要求全民到了適當的年齡服軍役，儘管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中國人口眾多，全民服役會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，如果服役時間不長，民眾上了戰場也欠缺戰鬥經驗。此外，當時的中國民眾普遍較為貧困，大多數家庭十分依賴青壯年男性作為主要勞動力維持生計。倘若全民都服役，則多數家庭可能無法正常生活，從而影響整個社會運行。

有關外交戰略方面，鄭觀應執着周旋於各列強之間，理想地認為列強會因為自身的在華利益而援助中國。事實上，列強往往寧願損失部分在華利益，也不願支援中國。英國和俄國甚至簽訂了互不干涉的密約。蓋因中國國力空虛，列強之間也不願彼此交惡。另一方面，當時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友好，並非真誠希望中國強大，而是希望中國軍備體系空虛，國力衰弱，源源不斷向他們購買武器。同時，他們長期向中國出售大量武器裝備，以獲取高額利潤。鄭觀應認識到中國必須自強，卻沒有認清中國在西方國家心目中扮演的角色。面對英國、日本、俄國的對華政策，他仍然抱有列強或會為中國“伸張正義”的幻想。由此看來，鄭觀應的邊防思想既具有一定價值，但也存在局限性，是十九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邊防思想水平的忠實反映。³⁰

（三）其邊防思想的現實意義

鄭觀應的邊防思想是時代特有的產物，難

鄭觀應思想

免打上時代的烙印，其主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然而，鄭觀應的邊防思想不僅影響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，甚至現代仍然可以窺見鄭觀應邊防思想的影子，對中國的邊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1. 衝破了傳統邊防思想的藩籬。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國家，農民佔人口數量的大多數。對於農民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土地。因此，中國傳統的土地觀念濃厚，對土地極為依賴，守土觀念亦是根深蒂固。從地理因素分析，中國是一個海陸兼備的國家，然而中國大多數領土位於內陸，與一些海洋環繞的西方國家大不相同，天然的地理因素造就了中國的農耕民族以及西方的航海民族特性。隨着生產力的提高和全球局勢變化，各國紛紛把目光轉向邊陲地區的資源開發、貿易交往、科學考察甚至臨海權等方面，中國亦擺脫傳統的觀念束縛，誕生出適應不同歷史階段的邊防理念。鄭觀應的邊防思想的前後轉變與內容，正是其中的一個實例。

2. 邊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相結合。隨着經濟全球化，傳統的邊防觀需要適時做出調整。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邊防建設，邊防的建設離不開經濟發展，穩固的邊防力量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。鄭觀應把邊防事務與經濟貿易相結合，改變了單純重視邊防事務的觀念，窺見了邊防和經濟相互依存的聯繫。

3. 正確處理現實問題中的輕重緩急關係。當一個國家在工業基礎、軍事力量、經濟條件不夠雄厚的前提下，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資源，調動為數不多的兵力到核心區域，成為一個核心難題。在鄭觀應的邊防思想中，關於東北與西南的防禦，以及對於俄、英、法、日對邊塞威脅程度的策略，則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國力疲弱，故而提出按照現實中的輕重緩急關係，更有針對性地處理邊防問題。

結語

十九世紀末，西方強國把中國作為掠奪的

聚集站，各種危機相繼而來，中國邊疆告急。鄭觀應指出：

邊防已屬焦頭爛額之餘，再作亡羊補牢計耳。明者將嗤其晚，智者既諄其愚。雖然，晚而為之，不猶愈於不為者乎？愚而謀之，不猶愈於不謀者乎？故籌邊於此日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。³¹

這不僅顯示出鄭觀應堅決抵禦外辱，有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的決心，而且展現出他與眾不同的先進思想。

邊防和海防事務一直是鄭觀應關注的問題。清末國力衰弱，邊防無法全面顧及，因此鄭觀應等知識分子建議根據輕重緩急調整戰略。此外，鄭觀應的外交策略是其整個邊防思想的精髓。晚清中國邊疆四面受敵，面對錯綜複雜的局勢，他認為應把外交政策融合在邊防事務中，本着維護中國最大利益的目標，不斷調整策略，斡旋於西方列強之間。儘管鄭觀應的邊防思想存在時代局限性，但是對晚清乃至民國的邊防事務有積極的影響，促使人們轉變傳統的守土觀念，為解決邊防的輕重緩急問題提供經驗。此外，他推行邊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理念，致力於維護邊疆領土完整，也反映出晚清知識分子救亡圖強的熱忱。

註釋：

1. 關於鄭觀應軍事思想的文章，筆者僅見夏東元：〈論鄭觀應的軍事思想〉，《學術月刊》，第2期（1990），頁41-49。
2. 目前有關鄭觀應國防思想的文章，見傅立群：〈鄭觀應的國防思想及其現實價值〉，《軍事歷史研究》，第1期（1989），頁59-64；李彥宏、李柏雲：〈鄭觀應國防思想略論〉，《安徽教育學院學報》，第3期（1999），頁22-25；譚銳：〈鄭觀應國防思想初探〉，《五邑大學學報》，第3期（2004），頁61-64。
3. 目前學界有關鄭觀應邊防思想的文章，包括童遠忠：〈鄭觀應邊防思想述論〉，《軍事歷史》，第4期（2004），頁41-43；王英、李培志：〈鄭觀應邊防思想述論〉，《濱

- 州學院學報》，第1期（2005），頁72-74。
4. [清] 鄭觀應：〈論邊防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113。
 5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六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801。
 6. [清] 鄭觀應：〈論邊防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113。
 7. [清] 鄭觀應：〈論邊防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114。
 8. [清] 鄭觀應：〈論火器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132。
 9. 夏東元：《鄭觀應傳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，頁74。
 10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一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74。
 11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一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74。
 12. 易惠莉：《鄭觀應評傳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438。
 13. (俄) 布克斯蓋夫登著，王瑾等譯：《1860年北京條約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75年，頁20。
 14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一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75。
 15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三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85。
 16. [清] 鄭觀應：〈南遊日記自序〉，收入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941。
 17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二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80。
 18. 〈鄭觀應致盛宣懷書〉（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三日），載夏東元：《鄭觀應年譜長編》上卷，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，頁386。
 19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二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78。
 20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六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801。
 21. [清] 姚錫光：《籌藏芻議》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影印，1969年，頁1-2。
 22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二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81。
 23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二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81。
 24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二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81。
 25. [清] 楊觀東：〈再復李仲仙制軍言滇事書〉，《滇事危言二集》，收入沈雲龍輯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第86輯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2年，頁92。
 26. [清] 張佩綸：〈保小扞邊當謀自強摺〉（光緒八年正月初八日），《澗于集·議奏卷第二》，豐潤：澗于草堂，1921年，頁7。
 27. [清] 鄭觀應：〈論交涉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119。
 28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二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81。
 29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一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776。
 30. 王宏斌：《晚清邊防：思想、政策與制度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頁150。
 31. [清] 鄭觀應：〈邊防八〉，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826。

